

避疫伴“神兽”

□ 陈慈林（浙江杭州，国企干部）

我家有上幼儿园大班的六龄童，避疫期间，陪伴“神兽”宅家最为难熬。

疫情初起时还不担心，总以为寒假最多延长二四周就能恢复正常。孰料复学开课竟然遥遥无期似的。

儿子的工作有些特殊，疫情来临时更需坚守岗位，除夕夜与年初一皆在上班；儿媳过了元宵也复工了。陪伴孙子，也算我们老两口为抗疫作点贡献。只是六龄“神兽”精力旺盛、生性好动，从早到晚片刻难宁。与他说话不懂、厉声“恐吓”无效，真好比“豆腐掉到灰堆里——吹不得、拍不得”。

小区封闭初期，每家只允一人每周两次采购生活必需品。孙子不断提问：为何不让他上幼儿园？为何不能去楼下小公园

踢球？为何不能去小朋友家或请小朋友到家里玩？告诉他外面有病毒、会传染。他又问，病毒什么样子？我怎么没看见？一连串的“10万个为什么”。

好不容易疫情渐缓，可以在小区内短时活动了。小“神兽”迫不及待吵着要出去。让他戴上小口罩，他又嫌气闷，老大不情愿。让他看电视和手机上的新闻，看到所有外出的人都戴着口罩，才勉强戴上了小口罩。

过完正月，大中小学“停课不停课”，改在家里上网课，幼儿园自然轮不到。考虑他秋天就要上小学，任性“放养”只怕野了性子；一天到晚让他看电视动画片，也不是个事。赶紧买了本学龄前儿童“幼小衔接”的《识字大王》，教他每天认10

个生字，再把这字写在“硬笔书法簿”第一行，让他依葫芦画瓢写10遍……

开初几天，小“神兽”对此缺乏热情，写不了三五个字就说手酸。一天到家门口的运河公园遛弯，见一老爷爷以地为纸、蘸水为墨、拖把作笔写“地书”，引起了他的兴趣，对写字有了点积极性。学写字还不到半月，他开始隔三岔五给我们“开会”。他拿《识字大王》当范本，不断批评我“样字”写的不规范：“‘木’中间是竖，不是竖钩”“‘母’第二笔不是横折，是横折钩；‘方’最后一笔不是弯钩，是横折钩……”

陪伴“神兽”真的很累，我们只盼疫情尽快消除，让他早点回幼儿园。



疫情与麻将

□ 浮 鹅（上海，自由职业）

疫情期间，归川的张默发现，爸妈最关心不是病毒，是麻将。

疫情刚开始时，老爸不以为然，连口罩都不戴，严重后，才磨磨唧唧戴上，但麻将“功课”依旧准点。大年初二，老爸又拿起口罩准备出门，张默终于火了：“命重要还是麻将重要？”老爸笑嘻嘻：“都重要。”张默：“你再去我就举报了！”老爸仍旧笑呵呵：“戴着口罩呢，没事！”说完就溜了。张默气不打一处来，想跟过去直捣麻将老巢，还没等行动，老爸却垂头丧气地回来了，“轮不到你了，已经有人举报了”。

张默心里乐开了花，想鼓掌庆贺，见老爸精神萎靡朝书房走去的样子，又没忍心。

老妈倒是嘴快，“天天就晓得打麻将，就该被封，你看新闻里警察都把麻将馆的‘么鸡’全部没收了！”说完，又盯着手机开始玩。老妈这已经持续两三天了，张默一靠近，她就躲。这次张默逮着机会，头往前一凑，惊呼：“我的妈呀，你怎么好意思骂老爸？”原来老妈玩的，正是一款麻将游戏。

第二日早饭，全家三人都顶着熊猫眼。张默和老妈是玩麻将游戏熬了夜，老爸则是没麻将玩熬了夜。全城的麻将馆都封了，他心情不爽。

一个月后，小区门口的麻将馆张贴了转租告示，张默爸妈则成了网瘾中年。老爸天天躲在书房看电影，全是枪战片，搞

得昼夜颠倒。手机不离手的老妈，凌晨三点还从房间中传出“中原一点红”（五筒）的川话游戏念白。

张默总算是明白了，四川人离了麻将，精神生活就是一片空白。看着麻将馆转租告示，她思忖着，“倒闭了这么多，疫情过后，又都去哪里打呢？”

很快，张默便知道自己多虑了。朋友的江边奇遇，让张默重新认识了家乡人民。

当时，朋友在江边散步，看着空旷无人的景色，一时兴起，掏出手机自拍。忽然，背后传来一声呵斥：“拍什么呢？”朋友吓了一跳，转头一看，江边芦苇荡里，竟是四个老人一桌麻将。

